



名家导读版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

Reading Guide Edition

(1961—1981卷)



第二十二条军规

蜘蛛女之吻

望族

华夏出版社

名家导读版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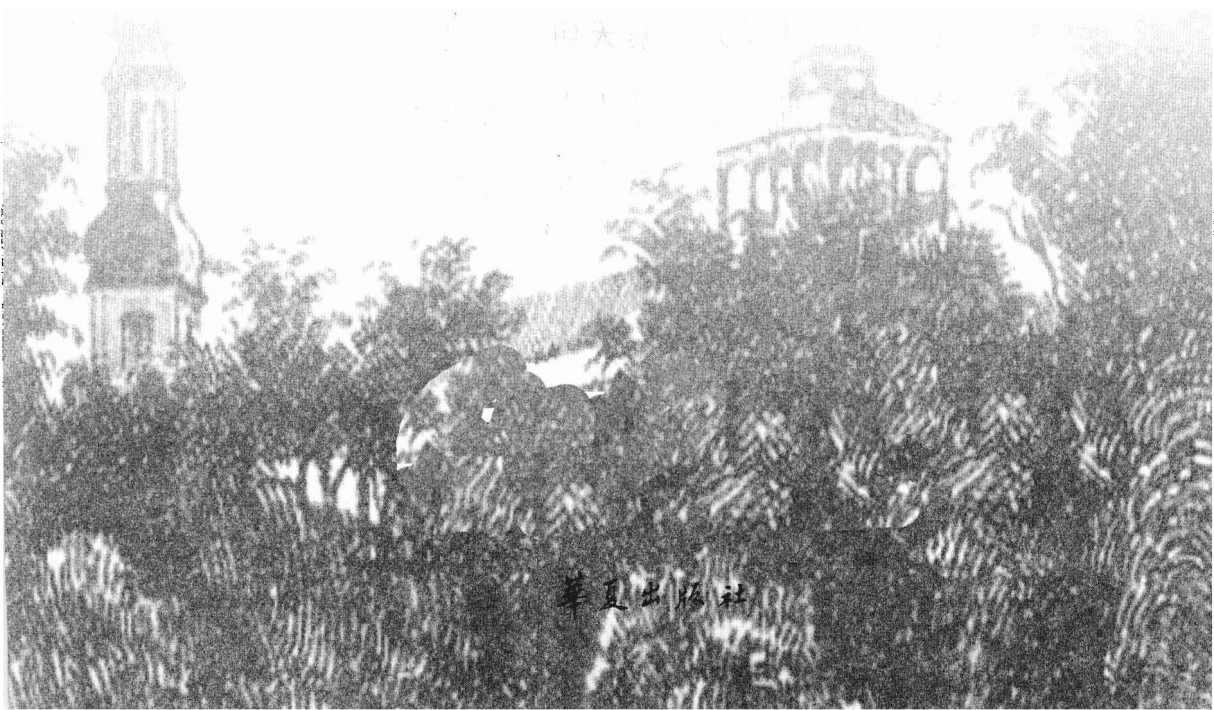
Reading Guide Edition

(1961—1981卷)

第二十二条军规

蜘蛛女之吻

望族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名家导读版.1961~1981卷/陈放等缩写.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80-5177-2

I. 外…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外国-现代-缩写本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3166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开

印 张: 28.25

字 数: 504千字

定 价: 3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编委会

总 编 辑 高文柱

执行编委 王卫平 倪友葵

执笔撰稿 (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志成 王金陵 王光明 史铁生

石钟山 母国政 叶 辛 孙幼军

孙绍振 刘 恒 刘毅然 刘庆邦

刘登翰 毕淑敏 朱晓平 朱苏进

许谋清 肖复兴 肖云儒 陈 放

陈 村 陆星儿 陆天明 李功达

张抗抗 郑万隆 范小青 赵长天

赵丽宏 陶 正 凌 力 袁和平

黄蓓佳

项目统筹 福 元 景 立

责任编辑 赵 楠 韩 平 赵英敏 王俊花

马菁屿

总 目 录

第二十二条军规	1
蜘蛛女之吻	107
望族	203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约瑟夫·赫勒 著

刘毅然 缩写



“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发疯,那就说明你没疯。”

导读链接

约瑟夫·赫勒是美国当代“黑色幽默”派著名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问世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而轰动文坛,在国内印销达八百余万册,被誉为“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成了一部欧美各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

他主张作家作品应鄙弃大同小异的情节结构,要求读者和作家一起参与小说创作劳动,运用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共同想象、思考,发掘作品所揭示的奥妙。

这是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一支飞行大队为题材、但实际并不具体描述战争的小说。这支飞行大队驻守在意大利以南地中海上,作者虚构的一个小岛上。主人公尤索林是这支飞行大队所属一个中队的上尉轰炸手。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在暗算他,企图致他于死地。他竭力要保全自己的生命,他要逃离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多么光怪陆离的“世界”:第二十七空军司令佩克姆将军和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互相倾轧暗算。飞行大队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把飞行任务任意加到四十、五十、六十次……企图邀宠上级,飞黄腾达。食堂管理员迈洛,长袖善舞,在大队搞了个联营机构,做起没本买卖,大发战争横财,居然成为欧洲不少城市的市长,马耳他的副总督。尤索林认为他们都疯了,而他们也认为尤索林疯了。他要逃离这个世界,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始终折磨着他的身心。“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无论何时,你都得执行司令官命令你做的事。”

赫勒在这部小说里,摒弃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手法,没有首尾相接的情节结构,也没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但聪明的读者透过这一片喧闹、粗野、疯狂、杂乱的氛围,不难体味出这深沉的“黑色幽默”。



1

尤索林头一回见到随军牧师就狂热地喜欢上了他。

因为肝有点儿痛尤索林住在医院，但又算不上是黄疸病，是给他治疗还是让他出院，医生感到很为难。只好每天例行公事似的让达克特护士发给他一颗药。病房里没有一个是护士喜欢他，达克特护士便是其中之一。

尤索林住在医院里，要什么有什么，吃的喝的都不算太坏，除了医护人员，从来没谁来打扰他。每天上午，他得稍微花点儿工夫去检查信件，干完这件事他就成天心安理得地躺在那儿。他比邓巴舒服得多，邓巴为了让别人把三餐送到床前，不得不再朝前摔倒在地上。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伤员规定得去检查所有士兵伤员的信件。这工作很单调，时间一长他便想出一些游戏来解闷，首先他宣布对信中的一切修饰词统统处以死刑，第二天他又向一切冠词宣战，再过一天他又全部保留了冠词而将其他内容删得一干二净。有一次，他把一封信全部涂掉，只剩下“亲爱的玛丽”这一称呼和“疯狂想念你的 R. O. 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这一署名了。之后，他又开始向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进攻，漫不经心地大笔一挥就抹去了街道和住宅，消灭整座整座城市。

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检查官必须在检查过的信件上签名。尤索林总在自己没看过的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在自己看过的信上签上“华盛顿·欧文”或“欧文·华盛顿”。为这一名罪犯调查部人员充作病员住进病房，调查此事。

与尤索林和邓巴同病房的病友有三个上尉和一个富有爱国精神和教养的得克萨斯人。他认为有财产的人应当比没有财产的人能得到更多的选票。

得克萨斯人住进来的那天天气闷热，邓巴无声地躺在床上，一会儿那人便发表起高见，邓巴一下子坐起身来，郑重地说：“我一直感到缺少了什么——就是没有爱国精神！”

尤索林也冲着他大声喊叫，故意曲解他的本意。这个得克萨斯人显得天性善良、慷慨大方、和善可亲。可是三天后就没有谁能容忍他了。大家见了他都连忙躲避。只有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无从躲避。这个士兵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绷带裹着，双腿和两臂都毫无用处。让人能看清楚的唯一只有口腔上方一周被磨损了的黑洞。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就成了得克萨斯人的毫无反应的听众。直到一次量体温时，达克特护士发现这个士兵死了。

随军牧师来到医院的时候，尤索林正忙着检查和涂抹信件。他坐过来问起尤索林的身体情况。

“身体挺好，”尤索林回答，“只是肝有点儿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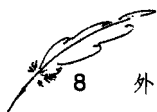
“这就好，”牧师说，“我原想早点儿上这儿来，可我身体确实一直不好。”

“这太不幸了。”尤索林说。

“就是感冒头痛。”牧师忙接上一句，过了一会儿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我相信医生们都在为我尽力治疗。”

“我并不是指的治病，我是指烟卷了，书籍了，玩具什么的。”



“不,不,”尤索林说,“我缺的只是健康。”

后来他们共同认识的奈特雷上尉成了他们谈话的基础,尽管有些尴尬但毕竟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尤索林告诉牧师,“我们这里也许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精神病患者的病房了。”牧师起身告辞的时候问到了邓巴。尤索林告诉他,“邓巴中尉是个真正出色的好人,是全世界最优秀而又最为淡泊的人士之一。”

“我是说他病得厉害吗?”牧师说。

“不厉害,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什么病。”

“这很好。”牧师松了一口气。告别了他们。

邓巴说:“是一位随军牧师,你注意到了吗?”因为在这之前,他俩一直以为他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医生。但牧师给尤索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病房的尽头有一间用绿色三夹板隔出的小房间,里面住着一名一本正经的中年上校。这位上校在通讯系统工作,日日夜夜都得忙着把内地发来的电报记录在簿上,然后十分细致地把簿子封起来,放进一只白桶内。他住院期间,每天都有一位相貌可亲,穿着时髦的女人来探望。这女人既不是护士也不是陆军妇女队队员。

上校呆在一大群专家的旋涡之中,专家们为他断定病情,进行专门的研究。为研究他身体的各个系统,他们派来了泌尿学、淋巴学、内分泌学、心理学、皮肤学等各科专家。此外还从哈佛大学动物系请来了一位秃顶的、学究式的鲸鱼研究专家。这位先生是由于一架计算机阳极出了问题,计算出了舛错,才被人们无情地胁迫到这支医疗队里来的。他同这位垂死的上校纠缠了好几次,竭力想跟他讨论一下《白鲸》这部小说。

他们对上校做了认真的检查。他身上的器官没有一个没用过药,没有一个没受过毁损,洒过药粉,摆弄过,抚摸过,没有一个没照过电子,挪动过,取出来又塞回原处。而那个亭亭玉立的女人则坐在他床边,不时地抚摸他,她每一次微笑都体现出她那庄重忧郁的心情。那女人说话很轻,甚至比上校咳嗽还轻,病房里的人谁也不曾听到过她的嗓音。

那位得克萨斯人在不到十天的功夫就使病房里的人全走空了。炮兵上尉带头,接着出院工作就开始了。邓巴、尤索林还有那个驾驶战斗机的上尉全是在同一天上午走的。尤索林告诉医生,他的肝已经不痛了。得克萨斯人把病房里的人都赶回他们原来的岗位上去了,只剩下那个罪犯调查部人员,因为战斗机上尉的感冒传给了他,结果转成了肺炎。

2

尤索林原以为可以留在医院幸福地回避战争,可那个得克萨斯人却偏偏不让尤索林得到幸福,这个得克萨斯人实在病得很厉害。

事实上尤索林也不可能幸福,因为在医院外面仍旧一点儿有趣的事情也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是战争,而这一点似乎只有尤索林和邓巴注意到了。每当尤索林想提醒人们这一点的时候,人们就走得远远的,认为他是疯子。甚至连比较了解他的克莱文杰也在内。

“人们都想杀死我。”尤索林平心静气地对克莱文杰说。



“你疯了!”克莱文杰坚持说。

“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尤索林一直就这么说着。因为每当他上天扔炸弹时,总有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用机关炮向他射击。

与尤索林同住一个帐篷的奥尔是个老咧着嘴笑的矮子。每当尤索林住院或从罗马度假回来,他都会发现奥尔又装备了一些新的生活设施。这座帐篷是尤索林选定地点,同奥尔一道修建的。可容纳六人,但就他俩住着。

尤索林的贴邻是哈弗迈耶。在他的另一边本是麦克沃特和克莱文杰的帐篷,现在由麦克沃特和奈特雷同住。但是奈特雷目前呆在罗马,同一个妓女打得火热,深深地迷恋着她。而她却对奈特雷有些厌烦了,麦克沃特发疯了,常常驾机飞得很低,掠过尤索林的帐篷,为了想看看尤索林吓到什么程度。跟这个疯子同住可不是件容易事。然而奈特雷却不在乎。因为他也疯了。他一到假日就去军官俱乐部干活。而尤索林从未去干过点什么,倒是在俱乐部建成之后,常常光顾。他为皮亚诺扎岛上的这些军官俱乐部感到自豪。

上一次,他和克莱文杰互骂对方发疯的时候,他们是四个人挨着一张掷骰子的桌子,坐在军官俱乐部里。阿普尔比总能够赢。他在这方面是能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

然而尤索林却咆哮说:“我恨那个狗娘养的。”

他跟克莱文杰吵架是在这几分钟之前开始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夜晚。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克莱文杰问,“他有一种反社会的挑衅心理。”

“唉呀,住嘴。”邓巴对克莱文杰说。

“你不知道应该恨谁。”克莱文杰对尤索林说。

“谁想要毒死我,我就恨谁。”尤索林回答。

“谁也没有想要毒死你。”

“他们两次在我吃的东西里放毒。”

“他们在每个人吃的东西里都放过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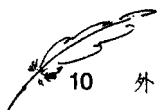
“那还不是一样吗?还不是想毒死我吗?”

“喂,朋友们,住嘴吧,”奈特雷很窘,“大家都瞧着我们呢。”

“你发疯啦,”克莱文杰喊道,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你怀有耶和华的优越感。”克莱文杰上气不接下气地列举了尤索林的许多症状:毫无道理地把周围的人都当成疯子;见到陌生人就起杀心。毫无根据地怀疑人们恨他,以至密谋想要杀害他。

尤索林从医院回到中队后,不管见到谁都要留心地端详一番。在沿着医院和中队之间那条像断掉的吊袜带一样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种狼吞虎咽的心情闻到了那香喷喷的羔羊肉的气味。烧这种肉片要在一种味汁里泡七十二小时,那味汁的原方是迈洛从地中海东部一个骗子商人那里偷来的。上酒和端午餐的侍者是德·科弗利少校从欧洲大陆上拐骗来送给迈洛的。

尤索林在食堂里狼吞虎咽,把肚子塞得几乎要爆开来,于是歪倒一旁,昏昏睡去。就在这时他突然又想起他们还想设法害死他,便发疯似的奔出食堂,跑到丹尼卡医生那里,要求解除他的战斗任务,遣送回家。他发现丹尼卡医生正在坐着晒太阳。



“飞满五十次,”丹尼卡医生摇摇头告诉他,“上校要求五十次。”

“可我只飞了四十四次。”

丹尼卡医生根本不为所动。他长得看上去像一只养得挺好的老鼠。

“五十次,”他摇摇头,又说了一遍,“卡思卡特上校要求五十次。”

3

事实上,尤索林从医院回来时,除了奥尔和帐篷里的那个死人外,大家都不在。那个死人实在是讨厌。其实他和死人并无一面之交,却惹得他十分恼火。他曾几次跑到中队部找陶塞军士。但军士却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死人。尤索林决定直接向又高又瘦的梅杰少校呼吁,可这位有点像处在逆境中的亨利·方达中队长使他更加失望。和死人住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连奥尔也觉心烦意乱,不过和奥尔住一个帐篷也不好受,尤索林从医院回来那天,奥尔正在修理给炉子加油用的龙头,这只炉子是尤索林住院期间他做起来的。

“你在忙什么?”尤索林走进帐篷时警惕地问。虽然他一眼就看清了奥尔在干什么。

“这儿有个洞,”奥尔说,“我在想法把它补好。”

“请你别弄啦,”尤索林说,“你弄得我神经很紧张。”

但奥尔却一刻不停地把水龙头拆了装,装了拆,无休无止。

尤索林心里很烦躁,但知道说他也没什么用处。那天早晨在罗马,奈特雷的妓女的小妹妹开着房门;就在门外那条狭窄的过道里,奥尔的那个妓女用鞋子一个劲儿地敲他的头。后来问他其中的情由,什么名堂也没问出来。奥尔和她都赤身露体,闹得公寓里的人都过来看热闹。那妓女敲起奥尔来跳得高高的。丰满的乳房便像在疾风中翻飞的三角旗那样上下颤动,臀部和结实的大腿扭来摆去,活像一只可怕的松鸡,奥尔傻笑不停。后来妓女一下打重了,打出一个不太深的窟窿,使奥尔有十二天没能参加战斗。

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连公寓的老头和老太婆也搞不清楚。但尤索林决定不问他了,他知道这不会有结果。

亨格利·乔错误地把帐篷搭在了行政区里,行政区在中队营地的中心,临一条倾斜的黑色柏油路。这条路上有年轻姑娘来来往往,使亨格利·乔经常有机会同她们在草丛中作乐。尤索林一有机会也去干这事,但比起亨格利·乔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中队官兵们的帐篷搭在柏油路的另外一边,靠着一个露天电影场。尤索林从医院回到中队那天下午,又有一个联合服务组织的剧团到露天电影场来演出。这些剧团都是P·P·佩克姆将军派来的,他已经把他的司令部搬到罗马,除暗算德里德尔将军外没事可做。佩克姆将军要求手下做事一定要干净利落,但他是个恶劣的家伙,这一点德里德尔将军比谁都清楚,他俩为是否要将官兵的帐篷口对准华盛顿纪念碑的方向,闹了一场官司,不可开交。最后,由于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邮件管理员、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的缘故,德里德尔将军打赢了这场官司。温特格林把佩克姆将军的信件统统丢进了废纸篓,他觉得这些信写得太啰嗦。这样一来就决定了这场官司的结局。一场缺席的审判,德里德尔将军取得了胜诉。



为了挽回面子,佩克姆将军派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剧团,并让卡吉尔上校亲自出马,鼓励大伙看演出。

可是尤索林所属的大队就是提不起这股劲。越来越多的官兵去找陶塞军士,询问遣送他们回国的命令是否下达。这些官兵都飞满了五十次。大伙除等待外无事可做。只有亨格利·乔总有些有趣的事可做。他做噩梦、尖声怪叫,而且还背着照相机去前排看演出,给那些女歌手拍一些半身照,这些照片一张也没印出来。

卡吉尔上校非常认真地劝大家去看演出,尤索林却感到很不舒服,似乎又需要住院了。可是丹尼卡医生仍然拒绝让他停止飞行。丹尼卡医生是尤索林的朋友,可他就是不大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一点儿忙。丹尼卡医生向他介绍了大队的卡思卡特上校的情况,说上校想当将军,又向他介绍了联队的德里德尔将军和其他护士的一些情况,说将军们主张只要飞满四十次就算完成任务。

“你为什么不开朗一点,随遇而安呢?”丹尼卡医生开导尤索林,“学学哈弗迈耶吧。”

尤索林不禁打了个寒颤。哈弗迈耶是领队轰炸手,他向轰炸目标飞去时,从来不采取规避动作,因而使同一个编队里的全体人员生命都受到较为严重的威胁。

哈弗迈耶是个百发百中的领队轰炸手。尤索林是个降了级的领队轰炸手,他被降级是因为他对于投下的炸弹是否命中目标毫不在乎。他早已决定,要么永远生存,要么在求生存的努力中死去。每次升空执行任务。他的唯一使命就是活着再降落到地面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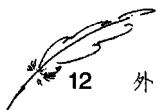
哈弗迈耶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他从尤索林帐篷里的死人那儿偷来的那柄手枪在晚上打田鼠了。他的诱饵是一块糖。不拿枪的那只手控制着一只灯泡的开关,一有田鼠来咬糖他会迅速拉亮灯泡,强烈的灯光会照得田鼠两眼发花。等到田鼠的目光和他自己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哈弗迈耶便大笑着扣动扳机,接着只听见一声轰响,把胆小的田鼠的灵魂送回天堂,毛茸茸的臭气,难闻的肉酱在帐篷内溅了一地。

有天深夜,哈弗迈耶对准一只田鼠开了一枪。亨格利·乔听到枪声,赤脚奔了过来。他一面大叫,用手枪射击哈弗迈耶的帐篷。一面从堑沟这边跳下去,又从另一边冲上来,最后消失在一个狭长的掩体里。自从迈洛·明德宾德轰炸了中队营地的第二天早上起,这样的掩体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每一个帐篷的旁边。这件事发生在波洛尼亚大会战期间某一天拂晓之前。那天夜晚死的人特别多。亨格利·乔那天也有些不大正常,因为他又一次飞满了规定的次数,暂时没有飞行任务了。人们把他从掩体底部拉上来时,他正语无伦次地唠唠叨叨,一会儿说有蛇,一会儿说有老鼠,一会儿又说有蜘蛛。大伙想看个究竟,都打着电筒往掩体里照,可是除了污浊的雨水外,里面什么也没有。

“你们明白了吧?”哈弗迈耶大声嚷道,“我对你们说过嘛,他已经疯了,记得吗?”

4

亨格利·乔疯了。尤索林想帮助他,可他就是不听尤索林的话,因为他认为尤索林已经疯了。



“他为什么该听你的呢？”丹尼卡医生头也不抬就问尤索林。

“因为他有病嘛。”

丹尼卡医生轻蔑地哼了一声：“他觉得自己有病吗？那么我怎么样呢？”丹尼卡医生忧伤地冷冷一笑，慢吞吞地继续说下去，他说他本心不准备为这场战争牺牲什么，“我想要挣几个钱。”

丹尼卡医生是个整洁、干净的人，他皮肤黝黑，生着一张精明、忧郁的小脸，双眼下都有悲伤的眼晕。他老是愁眉不展，为自己的健康担心。几乎每天都到医务室叫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士兵中的一个替他量体温。这两个士兵勤快、利落，使丹尼卡医生简直无事可做。这两个士兵一个叫格斯，一个叫韦斯。他们已经成功地将医务工作变成一门科学。门诊病员体温凡超过华氏一百零二度的，一律立即送往医院。除尤索林外，体温低于华氏一百零二度的，一律用龙胆紫溶液涂牙龈和足趾，一律给一粒腹泻药片，病员随后就把它丢到灌木丛里去。至于体温正好是华氏一百零二度的人，一律请他们一小时后再量一次。尤索林的体温是华氏一百零一度，但是他不把格斯和韦斯放在眼里，高兴什么时候进医院就什么时候进去。

这套制度实行起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丹尼卡医生更是受益匪浅。这样他可以站在年长的德·科弗利少校的马蹄铁投掷场上看他扔马蹄铁了。德·科弗利少校眼里仍带着丹尼卡医生给他做的赛璐璐眼罩，他在罗马给官兵们租度假公寓回来时，眼角膜受了伤。

有不少大成问题的事情丹尼卡医生本人是熟悉的，除了健康以外，他还为是否会调往太平洋战区工作和飞行时间的问题等烦恼。如果他允许尤索林停止飞行，得罪了卡思卡特上校，那么他也许会突然被调往太平洋战区，他认为那里疾病成灾。所谓飞行时间，就是为了领取飞行津贴，每月需要花在飞行上的时间。丹尼卡医生不喜欢飞行，他觉得坐在飞机上就像坐牢那样。尤索林常常说服麦克沃特，要他在飞行时把丹尼卡医生的名字登在飞行日志上，这样丹尼卡医生便不用坐飞机就可领到飞行津贴了。

“这道理你是明白的。”丹尼卡医生曾经哄骗尤索林为他帮忙，“我何必去担不必要的风险呢？”

“那么给我也帮一次忙。”尤索林请求到。

“这办不到。”丹尼卡医生回答。

“干吗偏偏挨到我呢？”这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伤心话，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句话。尤索林专爱收集这样的好问题，还用收集来的这些问题破坏过克莱文杰和戴眼镜的下士在布莱克上尉的情报营里举办的培训班。尤索林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害他，所以参加了培训班。但是学员们的问题都非常古怪。比如：“谁是西班牙？”“干吗是希特勒？”大队司令部意识到，教育那些从不提问题的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培训班就此终止了。其实这些打算教育人的人连 T. S. 艾略特^①都不知是何物。

飞靶射击场是卡思卡特上校私下建的，可是德里德尔将军却让大队里全体参战的官

^① 艾略特(1888—1965)：出生于美国的现代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